巴山夜雨 温泉故里

自在北碚

她在闹中取静。地处千万人口的繁华都市，却又自在一隅，始终留存着一方净土，牢牢占据着重庆“都市花园”的重要位置。

她在忙里偷闲。先进制造业、大数据智能化等引领的现代产业，在这里加速崛起。又因便捷的交通和绝佳的生态，成为众多重庆人乐享休闲“自在生活”的首选之地。

她是温泉故里。悠悠嘉陵江畔，巍巍缙云山下，泓泓温泉流淌万年。人们在氤氲的泉池中，尽情享受着涓涓热流，自在惬意。

她是百馆之城。三千名流云集的过往，和重庆首座博物馆的底气，赋予了它打造“百馆之城”的勇气。而“百馆”背后凸显的，是这里悠远厚重的历史人文和文化自信，更是市民游客自由自在的生活、消费方式。

她能诗意栖居。青山绿水间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唐诗一曲《夜雨寄北》，淅淅沥沥全是诗意相思。相思寺，相思岩，相思鸟，相思豆，行到北碚必有诗。

巴山夜雨，温泉故里，自在北碚。Come On北碚，世界很远，北碚，很近……

缙云山水 北泉温汤

川渝方言中，“缙”与“净、近、静”的发音几无区别。很多人并不清楚，缙云“赤多白少”的真实含义，但对这一方净土的“近”与“静”，却是感同身受。

土生土长的“老重庆”，对缙云山之“近”感触最深。学生时代，这里就是春秋两游必往之处。慢悠悠的公交车上欢声笑语，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转瞬即至。而今交通便捷，缙云之美，似乎更是触手可及。

从山脚一路向上，通常会在山腰的黛湖歇脚。一池碧水，三面环山，清娩脱俗。山光水色，湖提倒影，相映成趣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卢作孚依山筑坝，造就了这块云中碧玉。有诗赞曰：“涓涓一钵黛湖水，今古风流不绝思。”

静，是耳际的安宁，更源自心灵的平和。缙云曾与青城、峨眉并称“蜀中三大宗教名山”。黛湖之上，缙云深山的暮鼓晨钟，千百年来不知让多少灵魂得了大自在。

继续攀登，仰俯皆山岭，萃此九峰青。缙云九峰雄奇险峻，以狮子峰为甚，如雄狮卧岭。从峰顶太虚台眺望，但见身下林海茫茫，满目苍翠。远方碚城雾绕，云逸江胜，都归一览中。

北碚的山有高度，水更有温度。缙云山下，嘉陵江畔，温润的泉水静静流淌。岩壁上，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手书的“第一泉”，彰显着北温泉在而今“世界温泉之都”的独特地位。

尽管黄帝是否引北温泉之水“合药救民”无从考证。但不争的事实是，北温泉之水确有康养之功。早在南朝，先人便依泉建寺，将对美好生活的祈愿，全都融入了这一掬清泉，一池温汤。

留在北碚，不仅是山水的相逢，还有对自然的尊崇。这种尊崇，把“住”从“游”之余的附庸，变成了前置的理由。

农舍的残垣，同新夯的土墙融为一体；田坎的野草，与石径的青苔浙然天成；粗糙岩壁登堂入室，好似屋内原生；枯枝败叶收纳入瓶，俨然桌上一景……座座顺山势而建的民宿院落，淋漓地展现着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，赋予深邃的历史以蓬勃的朝气。

饿了，吃农家种植的蔬菜；倦了，让温泉水温润肌肤；洞了，抿一口山里出产的甜茶，闭目聆听鸟语蝉鸣，开眼纵览江山云峡，看日出日落，赏巴山夜雨……

小住民宿，可以更深入地融入缙云。夜深人静，漫天繁星，山谷的微风夹杂着泥土的芬芳，虫鸟的低鸣浅唱耳畔，半梦半醒如梦似幻。晨曦微露，雨霁云初，山谷中层层云海波澜起伏，让人心生“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”的壮阔与洒脱。

缙云山上林中那座座温润神秘的小楼，至今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，新生人民政权主政大西南的恢弘历史片段。

今天，你也可以拾阶而上，登峰临顶笑看云淡风轻。

缙云山北温泉生态之旅：

黛湖—缙云寺—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馆—缙云九峰—缙云民宿群—北碚温泉群

百馆揽萃 渡口尽欢

梁实秋对一个“雅”字是很有情感的。否则，也不会先后将自己在北碚和台北的两处寓所，统统命名为“雅舍”，并前后写出了四部《雅舍小品》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北碚而今的雅舍，已成为一座专属于他的纪念馆。先生的塑像端坐房前，将深邃的目光，永远定格于那几株葱翠的远山。

在那个八方风雨的岁月，北碚人文荟萃。卢作孚把他的峡防局设在了嘉陵江畔。窗外，一江碧水两岸青山，眼界豁然开朗。彼时的峡防局，堪称北碚的行政中心，“北碚开拓者”在这里谋划办教育、兴实业、启民智，寻找着国家负重前行的方向。

抗战时期三千名流汇聚。于是，北碚有了天津路、南京路、广州路、太原路……沧桑的故乡，似乎从未远离。遍布的名人故居和纪念馆，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担当，见证着一个民族的苦难辉煌。

若是把一座座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“馆”，比作一张张城市名片，那么北碚要的是一整盒——从白垩纪的恐龙世界，到新世纪的科技之窗；从《咆哮山庄》的情感纠葛，到《四世同堂》的时代抉择；从博学笃志的复旦精神，到含弘光大的西大情怀，再到兼善天下的壮志雄心……

用“馆”串起一条单独的旅游线路，需要历史赋予的底气，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自觉。

礼仪之邦，素来讲究以礼相待、礼尚往来。一段圆满的旅程，让人眼前一亮的伴手礼不可或缺。

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“璀璨北碚”展区，一件件精美的玻璃制品，无声地诉说着重庆首家玻璃厂的奋斗史。精湛的玻璃制作工艺，跻身重庆市级非遗。

遗产，静止于时空之中；文创，让静止得获新生。从王铎的《行书长卷》到金农的《朱竹》、白石老人的《仙桃图》再到苏葆桢的“葡萄”、李际科的“骏马”、张一农的“篆刻”，以及源出名门的“点翠”、“花丝镶嵌”与取法生活的“剪纸”、“刺绣”、“布艺”、“叶脉画”等等，既是北碚这座城独属的时光沉淀、文化记忆，又是这座城上空升腾着的缕缕烟火，映照斑斓。

读懂北碚，在纵览“百馆”之后，走向江风徐徐的嘉陵江畔。夜幕下的码头，没有回程的轮渡，却是美食的天堂，欢愉的盛宴。

入夜，码头上白色围墙围起的院坝灯火阑珊。歌手怀抱吉他弹唱着动人的旋律，一张张露天摆放的饭桌围着男女老少，在稻香与蛙声中，和着趟的灵魂交流，和相爱的人歌唱……

尽管富含文化元素的加持，但在很多人眼中，“码头没有轮渡”也不过是一条名字有些奇特的商业街而已。让它作为一次人文之旅的尾声，总会感觉到些许莫名的蹊动。

不过，这或许也正是点睛之笔。百馆之中沉淀文史静如处子，码头之上杯筹交错动若脱兔。张弛之间，岂不纵情自在？况且，谁又能够否认，没有轮渡的码头，不会成为一座食娱文化的博物馆？

1979年，寓居宝岛雅舍的梁实秋遥望大陆，写下一堆怀念北碚雅舍的文字。先生念念不忘的，是门前那一丈见方的平地。不仅因为岁月的刻骨铭心，还因为，那曾是家。

百馆之城人文之旅：

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—重庆自然博物馆—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—卢作孚纪念馆—四世同堂纪念馆—雅舍书院—西南大学—复旦大学旧址—“码头没有轮渡”

百年乡建 诗韵田园

有的田园，近在咫尺。有的景致，美不胜收。然而，如果要在“近”和“美”之间，找到乡村休闲之旅的边际点，那么走进北碚，一定会寻获一大堆不一样的答案。

北碚的乡村，站立于大山大水之间，“皆清洁、皆美丽、皆有秩序，皆可住居，游览”，作为“北碚开拓者”的卢作孚，率先画出了一幅值得憧憬的蓝图。然后，他同晏阳初、梁漱溟、陶行知一起，致力于北碚乡村建设实验的探索。从教育到科技，从文化到经济，从建设到民生……“乡建四杰”合力，寻找着一座城市发展的最佳答案。

真正有文化传承，早年便进行科学规划建设的乡村，在西部地区并不多见。八十多个春秋之后，我们已经可以和那些伟大的探索者一起，把这张蓝图从天空俯瞰。天府镇青峰村，斑斓的滑翔伞在田野中绽放，翱翔天际。中国首座滑翔机场的风采，依然瑰丽。

融入北碚的田园风光，不仅可以在蓝天上自由飞翔。不久的将来，还可以在山野中自在驰骋。如何“活化”全川首条铁路北川铁路基因，把遗落在乡间的那些美好“串珠成链”，是北碚人正在解决的问题。

体验过上天的快意，又怎可错失人地的清凉？溪降金刀峡，走的不是寻常路，看的，更不是寻常景。

金刀峡以峡著险，以林见秀，以岩称奇，以水显幽。石壁如削，两山岈合，垂直高度超过百米。上有古藤倒挂，下有流水潺潺。众多洞穴相通，飞泉瀑布层叠，石钟乳、石笋、石柱，更是千姿百态。

峡如金刀立千仞，瀑似银河落九天。歇马天马村大磨滩，远眺白练千条，五光十色；近听气势磅礴，吼声如雷。郭沫若、翦伯赞、于右任等名人雅士，曾在这里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。

北碚的田园，绽放着自然之美，也蕴藏着人文之趣。从金刀峡顺溪而下，回首着女铁匠叮叮当当打铁声的，是一座乡愁满满的古镇。数百年来，多少有情人儿踏过偏岩下的鸳鸯桥，在夫妻树旁许下百年好合的夙愿。然后，在这里慢慢变老，带着儿孙把“偷青”、庙会、赶场的民俗延续至今。

鲜有人知道，静观的“蜡梅”为何不叫“腊梅”，但没有人会怀疑，这座小镇蜡梅的香艳。严冬的山城，引车卖花的小贩，总爱以“静观蜡梅”之名，去解释定价的合理性。以静观蜡梅之名衍生的精油、面膜、香皂、香水，虏获了多少美眉靓女的芳心。

走进静观，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如今在花枝间穿梭，在芳香里劳作。闲来插几枝花，在细心摆弄间，仿佛与花枝、花瓣交流情感。

告别了静观的花海，再走进东升的“柳荫”。七百亩黄金香郁迎风招展。穿“柳门”、观“柳耕”、听“柳音”、拾“柳趣”、居“柳宿”，一花一草，一庭一院皆是景。

田园之美，美食也是应有之义。传承古老技艺，黄炎培诗赞“香面条条韭叶抽”，“雪白如银、纤细如丝，形成日渐鲜明的对比。街上的年轻人，也随着一个时代，渐渐老去。

历史文化，是一座城市建设的灵魂，一个民族发展的印记。走进新时代，金刚碑以历史文化传统街区修复之名，开启了自己的重生之旅。

大美田园乡村之旅：

大磨滩瀑布—静观蜡梅—东升柳趣—偏岩古镇—金刀峡溪降—天府朝翔

金刚传奇 营造经典

能够被称为“碑”的地方，总是充满了传奇。

康熙年间，一座因煤而兴的水码头，在北碚的嘉陵江畔开始崛起。民国初年，一江两岸商铺林立，煤窑沿山排开，挑夫摩肩接踵，江岸帆樯如林。

一块黑煤，造就了金刚碑一时的经济繁荣。一场劫难，赋予了金刚碑一世的文化底气。

抗战重庆，遭受了长达五年零十个月的空袭。众多名流搬进深藏山坳、植被浓密、交通便利的金刚碑安身立命。

那是骸烽火狼烟中的“诺亚方舟”——在这里，石油大王孙越崎的中福公司，力挺着中国经济；振济委员会利民皮革厂，解了抗战军需燃眉之急；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，教授着国人科学地强身健体；气象研究所、国民政府统计局等四十多个“国字号”机构云集，勾勒力维持着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……

那是个随便找个茶馆便能偶遇“大腕”的年代——在这里，陈树人赋出佳作千首；缪崇群作出名篇三集；顾颉刚主编《文史杂志》；翦伯赞出版《中国史纲》；梁漱溟一边兴办“勉仁书院”，一边写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；翁文灏与黄文中夜以继日，寻找着“北京猿人”头骨存在的证据……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伴着煤炭资源枯竭和公路运输优势的崛起，金刚碑的繁华随悠悠嘉陵江水东逝。日趋破败的房屋和旧益茂密的林木，形成日渐鲜明的对比。街上的年轻人，也随着一个时代，渐渐老去。

历史文化，是一座城市建设的灵魂，一个民族发展的印记。走进新时代，金刚碑以历史文化传统街区修复之名，开启了自己的重生之旅。

金刚碑的重生，并非简单的复活，而是蜕变之后的升华。时代的工匠，既修缮旧的金刚碑，让它保持传统的格局和样貌；又营造新的金刚碑，让它兼具现代元素和功能，以一种“混搭”的形式，呈现出全新的风格。历史、现实与未来，就这样真实而自然地合而为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保护修缮金刚碑，让现代人回望过去，让过去留在未来。这，也是保留中华文明，延续国家主流价值和民族认同感，以及实现文化自信的最好方式。

金刚碑，是北碚写给世界的一封邀请函。

金刚碑：敬请期待……

文/彭光灿　绘图/曹桂庭

自在北碚

毛韬

云自在，月自在，
自在巴山夜雨来。
一诗一泉一座城，
一城古典，一城现代。

山自在，水自在，
自在北碚我的爱。
一江一山一座城。
一城现代，一城未来。

天自在，人自在，
自在天人路歌来。
君问北碚在何方？
时尚之都，红尘之外。

第二季双碚
五大活动
扫一扫 就看到